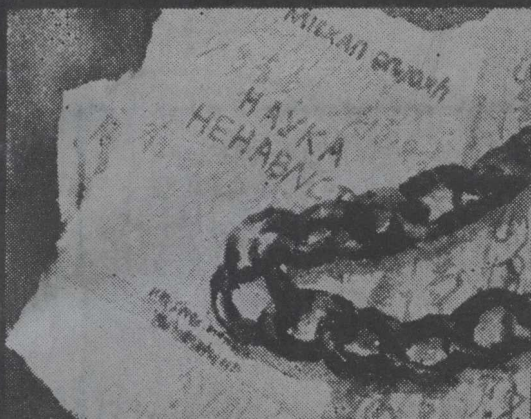


QIONG YANYI ING LIE OONG SHU · 1990

黑牢诗话

重庆出版社

林彦 著



红岩英烈丛书



红岩英烈丛书

黑牢诗话

林彦著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**王文琛**

封面设计 冯 华 郑象贤

林 彦 著

黑 牢 诗 话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、发 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60 千
1983年8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二版第三次印刷

印数: 20461—25460

*

ISBN 7-5366-1319-9/I·234

定价: 1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对解放前夕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营殉难的烈士们所创作的大量充满强烈的革命激情的诗歌，从思想和艺术上进行了分析，并对诗作者的生活经历、思想成长过程和入狱前后的斗争事迹作了详细的介绍。

本书中所评介的烈士们的诗歌，许多是过去《囚歌》一书未曾编入的。附录《铁窗组诗社，晴雪映梅花》一文介绍了集中营中难友们组织“铁窗诗社”的活动情况，尤为珍贵的材料。

目 录

《囚歌》——生命与鲜血凝成的诗篇·····	1
太阳是我们的·····	9
沈迪群的山歌·····	18
从溪流到江河·····	22
关于古承铄和他的作品·····	30
一朵绚丽的血红的花·····	45
坐对铁窗吐笔花·····	50
战士与诗人·····	53
关于艾文宣的诗·····	60
蓝蒂裕的遗嘱·····	64
生命的最后一朵火花·····	69
蔡梦慰和他的诗作·····	81

附录

烈士黄细亚及其遗诗《一个微笑》

傅伯雍

铁窗组诗社，晴雪映梅花

傅伯雍

后记

《囚歌》——生命与 鲜血凝成的诗篇

《囚歌》是殉难于重庆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集中营的革命烈士们的一部遗诗集。这是一部真正的诗，一部用革命烈士的生命与鲜血凝成的真正的诗。

从这些诗中，我们不仅能分明地感觉到作者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憎恨，而且能更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党、对人民、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，从而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感动。

在读着这些气势磅礴的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呼吸，感受到他们的脉搏的跳动，而且，还能分明地看见他们在狱内狱外向残暴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英姿。叶挺同志、罗世文同志、许晓轩同志、何敬平同志……一个个巨大的崇高的形象，从我们眼前闪过。

在这里，革命者与诗人，革命与诗，得到了浑然的统一，因而这些诗也就特别地真挚，特别

地感人，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，成为鼓舞人们前进，推动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，以及更好地争取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到来的精神动力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囚歌》是一本生活的教科书，一本革命传统的教科书，一本阶级斗争的教科书。

这些诗中的一部分，是在狱外写的，但绝大部分是在狱内写的。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，狱外要斗争，狱内仍然要继续斗争。监狱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是变换了不同的斗争场合，不仅不能丝毫减弱他们的革命意志，反而会使他们磨炼得更加坚强，发出熠熠的光辉。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，就充盈在这些诗篇里面。这是对于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必然崩溃，对于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的确信。

叶挺同志的《囚歌》，就是一首大义凛然，感情炽烈的高昂的战歌：

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
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
一个声音高叫着：
——爬出来吧，给你自由！

我渴望自由，

但我深深地知道——

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！

我希望有一天，

地下的烈火，

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，

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！

在这里，怎样获得自由，获得什么样的自由，就成了划分革命者与叛徒、人与狗的分界线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革命者的尊严，人的尊严，是不容侵犯和亵渎的！在烈火中永生，这是誓言，也是对革命的坚定性的颂歌！

对敌斗争，是一场尖锐的生死斗争。失却了自由，面对死亡，革命者有革命者的态度。听听罗世文同志在就义前的高歌吧：

故国山河壮，

群情尽望春；

“英雄”夸统一，

后笑是何人？

这是何等的气概！临危不惧，慷慨高歌，对胜利永远充满确信，坚贞不渝。这种革命者的本

色，足以使敌人落魄丧胆。

噩耗传来入禁宫，
悲伤切齿众心同。
文山大节垂青史，
叶挺孤忠有古风。
十次苦刑犹骂贼，
从容就义气如虹。
临危慷慨高歌日，
争睹英雄万巷空。

这是许晓轩同志吊许建业同志的诗。这里塑造出了一个何等坚强、何等勇敢的革命者的形象！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，不特为许建业同志所有，应该说也是对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共同写照。

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，
我们愿——

愿把这牢底坐穿！
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，
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！
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！
今天，我们坐牢了，

坐牢又有什么希罕？

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，

我们愿——

愿把这牢底坐穿！

这是何敬平同志的诗。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，这就是革命烈士们生活和斗争的目的。前人栽树，后人遮荫，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，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只有具有这种伟大抱负的人，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；只有具有这种伟大抱负的人，才能丝毫无利己之心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；只有具有这种伟大抱负的人，才能产生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，永远斗志昂扬，毫不犹豫，毫不动摇，毫不畏缩，敢于面对任何困难，勇于承担任何牺牲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无畏的战士。

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说：“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，我们要努力奋斗。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”我们的革命烈士们正是这样为人民奋斗，为人民牺牲，而死得其所

的。这样的人具有高尚的风格，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，他们正确地处理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。他们虽死犹生！

我们的这些革命烈士，都是在全国大解放的前夕牺牲的。他们在入狱以前，曾经与敌人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斗争，因而他们在旧时代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，也就必然会反映在《囚歌》中的许多诗篇里。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，是烈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，前一代人的斗争，将永远鼓舞、教育我们和无数后代的人。他们在旧时代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，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下，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，饥饿、贫穷像毒蛇一样咬噬着他们。余祖胜同志的《我的家》，就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真实写照：

上眼皮和下眼皮在交战，
昏昏倒在床上；
竹笆床吱吱在叫，
一床破被好香甜。

风，从屋缝里钻了进来，
春寒冷透了我的心。
不知何时下起雨来，

明天，又得光着脚板走路。

妈妈对着潮湿的柴火发愁，

小妹妹在灶前把眼揉；

好容易借来半升米，

时过九点未下肚。

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，

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；

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，

我的家，就是一座水牢呵！

这是旧时代的一幅悲惨生活图景。这样的社会，这样的生活，显然是不合理的，必须起来把它推翻，必须起来将它改变。要摆脱饥饿和贫穷，就必须革命，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起来进行斗争。不能对反动统治者存有任何幻想，不能希冀他们的任何“善心”与“仁慈”。这就是革命者走过的道路。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，就成了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目的，因而他们高呼：

愤怒地站在石头上，

我要回答——

总有一天，我们将

站在这个城堡上，

高声宣布：

太阳是我们的！

——余祖胜：《晒太阳》

太阳是我们的，革命烈士们的美好愿望实现了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。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。我们继承前辈的革命斗争传统，正是为了不断地取得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，勇敢地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。

《囚歌》是革命烈士们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。他们的诗，将激励我们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不顾身地斗争。我们从他们的斗争中吸取力量，从他们的诗篇中吸取力量。我们要学习他们向敌人勇敢地进行斗争的精神，学习他们对党、对人民、对共产主义的忘我忠诚，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抱负，学习他们的革命坚定性，以之教育自己，提高自己。

这就是真正的诗的力量。

真正的诗，是革命者与诗人的统一，是革命斗争与诗的统一。革命的诗，是革命的人写出来的，只有真正革命的人，才能写出真正革命的诗。

一九六〇年六月，重庆

太阳是我们的

——关于余祖胜和他的诗作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营的殉难者中，有一个从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，他，就是余祖胜同志。到他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天为止，他仅仅才生活了二十二年。

余祖胜出身世代工人家庭。他的家原籍江西湖口。祖父是个木工，还会造磁器，会烧窑，早年病死在外。父亲在十二岁的时候，到汉口学铜匠。一个大雪天，他到江边挑水跌漏了水桶，老板娘就用烧红了的烙铁烫他的头。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般。一九〇八年，经同乡介绍，他到汉阳兵工厂作钳工。一九二七年冬天，余祖胜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了。

幼年时候，他在汉阳进过私塾，上过小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汉阳兵工厂迁移重庆，并入二十一兵工厂。一九三八年七月，他随家迁到重

庆，继续在子弟小学读书。一年以后，由于家里人口多，物价飞涨，生计日渐困难。一九三九年冬天，他继哥哥之后，进厂当了童工，分担起父兄肩上沉重的生活担子；一面又利用工余时间，在夜校学习。

一九四一年父亲病死，生活给余祖胜一家带来了新的不幸。父亲在厂里做了三十七年工，受尽压迫和剥削，死后连一口棺材也得不到。为了照顾三岁的瞎眼弟弟，家里人不得不噙着眼泪，忍痛把一个刚满一岁的小弟弟送给了别人。这些辛酸和不平，在余祖胜的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和仇恨的种子。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十七岁的余祖胜眼见反动派横行霸道，任意欺压工人，工人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，心中十分愤慨。他经常对此表示不满。主管员和领工诬蔑他“调皮捣蛋不干活”，甚至还动手打人，因而激起了余祖胜长期以来郁结在心底的怒火，挺身反抗，以致被厂方蛮横地“开除”了。

灾难降临到了余祖胜头上，但也同时为他开拓了新的生活道路。就在这年秋天，他考进了二十一兵工厂的技工学校。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。他在这里看见了学校里的种种黑暗和不平。他公开地揭露校方的法西斯教育制度。他反对

“军训”，反对“军训教官”毒打同学，大声发出“不许打人”的呼声，反对校方贪污中饱师生伙食费用；他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进步的老师 and 同学。有一位进步同学，因为不满当时的反动教育制度，私自离开了学校，被校方诬蔑为“误入歧途”。余祖胜因患霍乱住院，未能到校上课，也被校方乘机以“久旷潜逃”名义，宣布开除他的学籍，取消他参加毕业考试和分配工作的权利。余祖胜心里明白，这完全是校方的无耻诬陷，是对他平时的言论行动的一种卑劣报复，是对进步师生的一种迫害打击。他怒不可遏，从病床上一跃而起，跑到学校对反动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和无情的揭露。是非真象大白之后，许多进步师生为他在纪念册上题词。一个同学这样写道：“祝你离开了这黑暗的牢笼，雄鹰呵，展翅高飞吧！”

生活的磨难没有折断他的翅膀。余祖胜果然展翅高飞了！他飞向了诗歌，飞向了革命。……

余祖胜原来读过几年小学。在他当童工期间，由于刻苦努力，在夜校补习功课，风雨无阻，坚持四年，他达到了高小水平。在技校两年，他的文化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。他最喜欢读进步书刊。他订阅了《新华日报》，还经常阅读鲁迅的著作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就曾抄录在他的笔记本上。他不仅从这些书刊中得到

思想养料，也不断从中获得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。失学、失业的这一年，就成了他苦苦自修的绝好机会。他在住家所在的村子里，和一个进步青年共同合办了壁报《火焰》，并且亲自写了发刊词《火焰献词》。我们现在见到的余祖胜的一些诗，大都是他在二十岁这一年中写成的。

余祖胜是从生活走向诗歌的。他的悲惨的家庭生活和困苦的个人遭际，原是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，原是当时的中国工人的普遍遭遇，因而他的诗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，就是十分自然的事。

《我的家》就是一幅工人生活的苦难画图：

上眼皮和下眼皮在交战，
昏昏倒在床上；
竹笆床吱吱在叫，
一床破被好香甜。

风，从屋缝里钻了进来，
春寒冷透了我的心。
不知何时下起雨来，
明天，又得光着脚板走路。

妈妈对着潮湿的柴火发愁，